



良心茶遊記

潞江壩上雙虹橋(上)

永騰驛道第三條古道是從永昌(今保山)過怒江雙虹橋，攀上高黎貢山百花嶺，再上到南齊公房，然後下山經江宜壩去騰沖。這是翻越高黎貢山古道的中線，也叫南齊公房古道，以海拔3,170米的高黎貢山南齊公房為最高控制點而得名。據說這條古道最早開闢於漢晉時期，是永昌郡向西經略今天騰沖、德宏之地的主要驛道之一。驛道經過多個歷史時期的擴建和改造，尤其是在唐代中期南詔王閣羅鳳時期進行了大規模的擴修鋪設。橫亘在怒江河谷上的雙虹橋，為「南齊公房古道」跨越怒江的主要通道，也是保山境內古道上，現存最大最完整的古橋樑。雙虹橋是怒江天塹的一把鎖鑰，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渡過怒江的主要通道之一。在雙虹橋沒有修通之前，人們一般是走「北線」，即從怒江勐古渡口過江，翻越高黎貢山，經北齊公房壩口進入界頭到騰沖。

雙虹橋所在的潞江壩，顧名思義就是潞江邊上的壩子，潞江就是怒江，是怒江的別稱。這裏地處怒江大峽谷核心地帶，東接蒲縹可通保山、大理，西靠高黎貢山可通騰沖、緬甸，南與臘勐、鎮安接壤可通龍陵、芒市，北與芒寬相連可通怒江、西藏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自古以來就是雲南西部通往東南亞、南亞的咽喉要地。據有關史料記載，早在公元前四世紀的戰國中期，就有古蜀國(四川)商人通過潞江壩一帶，把四川所產的蜀布(綢緞)、苧竹杖等商品運往緬甸、印度等地銷售。隨着南方絲綢之路蜀身獨道的開通和東漢永昌郡的建立，潞江壩更成為中原王朝經略西南邊地的交通咽喉。

唐宋時期，潞江壩屬南詔國永昌節度和大理國永昌府轄區。南詔王皮羅閣為了開疆拓土，溝通與緬甸、印度等國的經濟文化交流，在潞江壩設立邊驛「潞江渡」(今雙虹橋)，並在怒江西岸高黎貢山上的大塘子(今大魚塘)、南齊公房等地開設驛站，作為大軍「西開尋傳、南通驛國」的主要通道。元代初年，忽必烈滅大理國建雲南行省。鑒於潞江壩在滇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，在這裏設置柔遠路，長期駐軍予以控制；由此開啟了歷朝歷代在潞江壩設治管理的歷史。

明初平滇，潞江壩被納入金齒軍民指揮使司管轄。鑒於這一帶素以傣族為主的少數民族居住，為方便管轄，乃設置潞江長官司，封當地傣族首領曩璧法為長官，在其原住地圍牆田設置統轄。後又將長官司升格為安撫司，賜原曩

姓土司為「線」姓，實施世襲統治。潞江土司從明洪武十五年(1382年)設長官司開始，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廢除土司制度止，共世襲統治21代，計567年。

俸語稱潞江壩為「勐赫」，意為「太陽與大地擁吻的地方」。潞江壩西靠高黎貢山，東為怒江水流環繞，域內地勢平緩開闊，氣候環境優越，物產資源豐富，具有早期人類生存的有利條件。考古發現證明，早在迄今三四千年前的原始社會後期，這裏就是滇西地區古人類生存繁衍的重要區域之一。元明以後，中原朝廷在此設潞江土司，潞江壩逐漸發展形成一個以傣族為主體，兼有漢、傣、彝、德昂、回、白等多民族的聚居之地，同時也成為元代征緬、明初三征麓川、明末征緬平叛、清乾隆征緬和中國遠征軍抗戰的前進通道和物資供應基地。

但是，由於地理環境和自然生態，潞江壩不僅異常乾熱，而且瘴氣遍布。據記載，古時說到潞江壩瘴氣，都是談虎色變，因為中瘴死的人太多了。當地有民謠說：「如想住在潞江壩，就把棺材先買下」，「要下潞江壩，先把老婆嫁」。古時保山境內的瘴氣分布甚廣，尤以潞江壩為最。潞江西岸的高黎貢山一帶，寒暖不均，氣候極為惡劣，瘴氣危害極其厲害。每年陰曆六至九月間，每當大雨初晴，低濕之地時常出現離地而起的濃煙，且有黑白二色。黑煙比白煙毒性較大，人吸此煙即中毒，數日後牙齒、指甲俱黑。輕者昏迷，加之目眩腹痛；重者手腳麻木，發高燒而致昏迷，死亡率較高。

瘴氣主要是那些堆積物、殘渣、廢物在塘壩壩中產生的。太陽一照，爛爛塘裏的瘴氣就散發出來。這裏的水塘也都有毒，沾了就會中瘴。傳播瘴氣最厲害的就是蚊子。瘴氣是有毒的氣體，吸入後就成瘴。瘴就是惡性瘧疾。過去在潞江壩歌一至三夜就會發瘴。發瘴的時候頭上發(冒)煙，淌汗。那種冒煙的瘴要是冒通了就好了，如果冒不通，煙上不來就死了。得了瘴，就不會說話，頭上冒煙，燒得紅頭脹臉的。有的人個把小時就死了，死後頭髮裏還有綠色的水。還有一種瘴叫筒箕瘴，筒箕瘴就是瘧疾引起的肝脾腫大，得病後肚子發脹。有瘴毒的地方，蛤蟆也是有毒的，毒得相當厲害，這種蛤蟆主要生活在爛壩塘中。螞蟻也有毒，螞蟻有好幾種，有一種是在水裏的小螞蟻，牛喝水的時候就進入體內，



◆ 潞江壩地處怒江大峽谷核心地帶。作者供圖在牛的鼻孔裏繁殖長大，喝牛血，也能到人的鼻孔裏去繁殖，可以長到手指這麼大，長大以後人和牛都常常會淌鼻血。

1942年日軍佔領滇西時，中國遠征軍受命在潞江沿岸駐守江防，常遭瘴氣襲擊，「受瘴毒病者」時有發生。為了迴避瘴氣的侵擾，漢族人大多採取「山壩兩地分居」的辦法，在山上建有常年居住的家，平時住在山上，農忙時下壩耕種。早上起來下壩，下午5點前必須上山。據說只要住下來喝頓酒，第二天家人就要用棺材來收屍了。由於瘴毒厲害，舊時潞江壩的小娃娃成活的少，一般小孩子要到7歲才能算人，7歲以前因為中瘴氣死亡率很高，所以潞江壩子裏的人口一直就是在幾千人這個數字裏波動，增長不大。

因此，在馬幫年代，馬幫過潞江壩，馬鍋頭為了避免瘴毒之害，必須精準計算通過路線和時間。一般情況是，馬幫從永昌城出發，出仁壽門經磨坊溝上石馬山，過青崗壩到烏頭壩，然後從大海壩水庫下到楊柳。到達楊柳的馬幫並不急於前行，會夜宿海拔1,300米左右的楊柳河灣馬站，於第二天一早才上路，在山崖的魯村吃過早飯，等露水散去後才往西下山渡江。因為馬幫到達海拔700米左右的江邊是正午前，這時是瘴氣活動能力最弱的時段，以最高速度渡江後，馬幫就迅速離開江岸，趕往海拔1,350米左右的大塘子驛站。精心安排的行程背後，是趕馬人用生命獲得的經驗。

怒江江面寬闊，水流洶湧，因古代修橋技術條件限制，清代以前古道馬往來都是靠渡口擺渡，翻船事故時有發生。清代中期，隨着建橋技術的日漸成熟，先是永昌知府陳孝升於清乾隆五十四年(1789年)在永騰古道中線的邊界潞江渡建起雙孔鐵索吊橋——雙虹橋，解除了中線過江的難題。之後至道光十六年(1836年)，隨着騰冲商旅馬幫的日漸興起，又由永昌府貢成騰越商會集資，於道街西北的惠人渡興建起比雙虹橋規模更大的雙孔鐵索吊橋——惠人橋，有效解決了永騰驛道南線過怒江的難題。1935年，又由龍陵縣縣長楊醒着約請蒲縹旅緬華僑梁金山捐資，在龍陵臘勐鄉「將軍渡」建成現代鋼索吊橋，這就是後來聞名於世的惠通橋。

學子邊疆行

◆ 劉蓓恩

令我印象深刻的新疆少年

【編者按】由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和香港新疆聯誼會舉辦的「香港大學生邊疆行2024」交流團日前啟程，20多位香港大學生於新疆南部展開了為期八日的行程，領略新疆的風土人情。如今，學子們回到了香港，迫不及待與大家分享活動感受，講述祖國大好河山的故事。

新疆的自然風光尤其美麗，除此之外，更震撼我的是當地人。所以接下來讓我分享這幾天旅途中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人吧。

8月14號是我們到達新疆的第3天，從喀什古城出發經過數個小時的車程，我們於下午2時抵達白沙湖。一下車就感受到了白沙湖對我們猛烈的歡迎：風很大。許多女團員的髮型都被吹亂了。

隨後我與盧同學走到一個比較少人的地方，互相給對方照相。拍到中途，來了一個騎着馬的少年，年齡約廿歲，很熱情地說要給我們拍照，剛開始我們兩個人一直擺手拒絕說不用。一是覺得拍照要收費，二是覺得他想讓我們騎他的馬。或許我們把人想得壞了，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想賺錢。後面他再三強調無需收費，我們便同意了。他幫我和盧同學分別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，後面又幫我們拍了合照。我接過手機，被他拍的照片震撼了，實在是漂亮。無論是構圖還是角度都很完美。之後我們騎一騎馬，問他怎麼收費，他說30塊錢。不巧的是，我們到時間要走了，沒時間騎馬了。我就對他說：「我給你30塊錢吧，就當我們騎過了，畢竟你給我們拍了那麼多照片。」他很堅定地拒絕了。我匆匆忙忙加了他的聯繫方式，想着能不能給他轉賬。最後我們便匆匆告別了，他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騎馬的背影。

在車上，我反覆想了很多，甚至有點內疚。是不是對陌生人缺了一絲信任呢？或者是不是對自己過度保護，總是擔心怕被人騙。

晚上，我們在微信聊天，他跟我分享了很多。他告訴我他叫薩提拜克，今年19歲，來自柯爾克孜族。今年9月就要去烏魯木齊上大學了，所以靠帶遊客騎馬賺取學費。因為我對他們的生活特別好奇，問他生活在這邊，四處環山，也沒什麼娛樂項目，一定很枯燥吧？他卻回答我說不會，在這邊很自由。後來我又問他拍照那麼好，為什麼不給遊客拍照收費，也能賺多點收入。他卻說：「給人拍幾張照片而已，有什麼好收費的。我無所謂的，來我們這邊的人，開心就可以了。」短短的兩句話打動了我，我一方面佩服他小小年紀，就懂得替父母分擔。他的父母常年在外工作，所以他還會做飯，要照顧家中的弟弟妹妹；另一方面我又被他的純樸所打動，我覺得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在大部分城市小孩身上無法感受到的。他後來又給我發了很多照片，有太陽照射的雪山，即「日照金山」，甚至還有滿天星星的綠色天空，都是他自己拍的。這個時候我又開始羨慕他，生活在這邊雖然條件相對比較艱苦，但每天能見到這麼多漂亮的自然風光，他們也很熱愛自己生活的地方。

短短的幾天，我的感想是：新疆不僅景美，人還很善良，熱情好客。

詞度墨香

詩：施學概
書：梁君度



七律·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(2024·中國香港)

施學概(伯天)鞠躬

人中騏驎動鄉心，
道理分明終見金。
綠水逶迤春正暖，
青山相向日初愔。
椿萱並茂圓圓月，
棠棣同馨點點琛。
死路台獨埋海嶽，
和平一統發晶音。

甲辰年七月十七
2024年8月20日

來鴻

◆ 管淑平

離離暑雲散

「離離暑雲散，裊裊涼風起。」唐代詩人白居易的《早秋曲江感懷》以這優美的詩句描繪了處暑節氣的景象，形象地刻畫出了炎熱逐漸消散、涼爽秋意漸起的畫面。處暑，作為二十四節氣中的第十四個節氣，標誌着夏季的正式結束和秋季的漸次展開。

處暑到來，暑氣漸消，天高雲淡，風清氣爽。民俗學者、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來華教授指出，二十四節氣中帶「暑」字的節氣一共有三個，分別是小暑、大暑和處暑。處暑，即所謂的「出暑」，意味着炎熱的夏天漸漸走向尾聲。這一時節，我國大部分地區的稻穀、林果都進入了收穫期，農田裏一片繁忙景象。然而，儘管處暑已至，炎熱並未完全退去。正如民諺所說，「處暑天還暑，好似秋老虎」，處暑期間天氣仍會保持一定的熱度，尤其是在中午時分，陽光依舊熾烈。但早晚的涼爽已經可以明顯感受到，晝夜溫差逐漸加大，秋意漸濃。

白居易的詩句「池上秋又來，荷花半成

子」描繪了處暑時節的自然景觀。荷花開始結子，暑氣消散，秋風送爽，大自然的景象也隨之轉變。宋代詩人徐璣的「水滿田畴稻葉齊，日光穿樹曉煙低。黃鸝也愛新涼好，飛過青山影裏啼」更是生動描繪出了處暑時節的田園風光和新涼的愜意。

處暑分為三候：「一候鷹乃祭鳥；二候天地始肅；三候禾乃登。」這一時節，老鷹開始大量捕獵鳥類，天地間萬物開始凋零，農作物逐漸成熟。古人通過觀察自然的變化，總結出了這一系列物候現象，反映了處暑時節的生態特點。處暑不僅是一個節氣，更是一種文化的體現。每個節氣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內涵和民俗活動，處暑也不例外。處暑時節，人們會通過各種方式慶祝收穫，感恩自然的饋贈。這種對自然的敬畏和對生活的熱愛，構成了中華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到了處暑，天氣也將逐漸由炎熱轉向涼爽，屬於秋季的清爽與豐收的景象也將正式拉开序幕。人間又新秋，怎能不為之感到欣喜呢！

歷史與空間

◆ 劉克定

詩歌的門道與熱鬧

清代史學家趙翼長於以詩論詩，如「李杜詩篇萬口傳，至今已覺不新鮮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領風騷數百年」。趙翼，字雲松，晚號三半老人，江蘇陽湖(今常州市)人。與袁枚、張問陶並稱清代性靈派三大家。

有的人認為，時代發展很快，知識更新的周期正在縮短，不能老供着幾個「祖師爺」而覆蓋新生力量，應該是「各領風騷幾百年」才對。那另一種意見則認為，論文學藝術，若是「沒幾年」風騷，那就算不得上乘之作。藝術的成敗主要是靠時間來檢驗，楚辭、漢賦、唐詩、宋詞、元曲乃至明清小說等之所以久傳不衰，就是因為藝術生命不朽，持此論者，認為「應領風騷幾百年」才有道理。這兩種意見從兩個不同的角度理解趙翼的詩，我以為都沒錯，兩家之言我都贊成。

幾十年後的今天，偶又讀到趙翼另一首論詩之詩：「滿眼生機轉機鈞，天工人巧日爭新，預支五百年新意，到了千年又覺陳。」這首詩就更深一層。趙翼看到了世間萬物的發展變化，即使能透支「新意」，到一千年後來讀，還是會「不新鮮」的，不可能永遠「保鮮」。這就把問題說得很清楚了，即使作為文學藝術，也不會永遠不朽，到了千萬年以後，會有更出色的作品問世。趙翼的理論，氣魄宏大，獨具隻眼，令人嘆服。從道理上講，他是對的，發展是硬規律，「逝者如斯夫，不捨晝夜」。不過，若以今天的眼光來看，就得加進兩個前提：如何造就新的「才人」去「各領風騷數百年」？「天工人巧日爭新」的局面靠什麼來保證？

趙翼所說的，不可能是太虛幻境。詩人、藝術家首先是勞作者，勞作中生出生動的詩句、優美的天籟，鑄成詩的靈魂，修煉出偉大的人格，於是成就為詩人、藝術家。這個「恩賜」得感謝勞作，感謝土地，感謝太陽和河流，甚至感謝對他們而言磨煉了人格的貧困。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。現在很多人喜歡講「市場經濟」，所謂「市場經濟」，在很多領域，尤其在意識形態、文化傳統、人際關係領域，是沒有「表率」價值的。如果用商人的思維方式來進行創作甚至成名，那就會是緣木求魚。魯迅說：「『雅』是要地位，也要錢，古今並不兩樣的，但古代的買雅，自然比現在便宜；辦法也並不兩樣，書要擺在書架上，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，酒杯要擺在桌子上，但算盤卻要收在抽屜裏，或者最好是在肚

子裏。」(《且介亭雜文·病後雜談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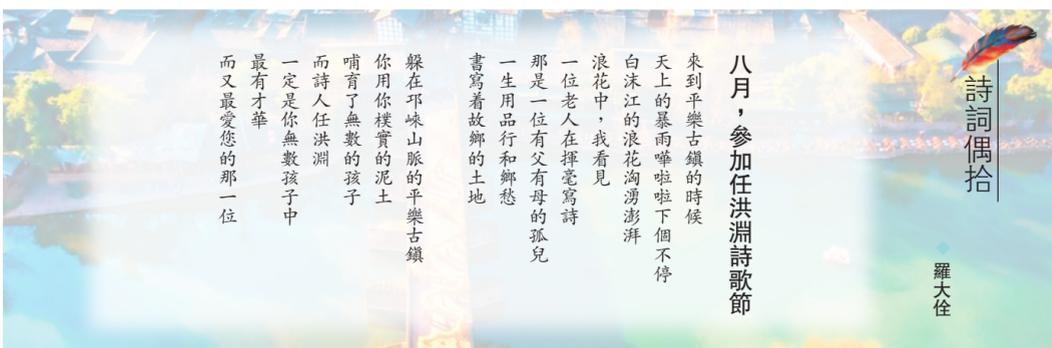
李白、杜甫當初並未夢想「提高知名度」，並且「惟此兩夫子，家居荒涼」(韓愈)。其「名」之所成，積歷史與造化之功，非一日之寒，其成名的歷程，並非把金錢、功名高供在上。純功利性的寫作，還談得上什麼「各領風騷數百年」？這就是成就詩人的前提。這當然是指真正意義上的詩人。

寫詩不易。希臘的盲詩人荷馬說詩是「生着翅膀的語言」，還說「詩是純粹的眼淚」。這位著名的行吟詩人的話說明：詩是用眼淚書寫的。中國的詩歌特別是古詩詞，除了情感還有格律。一首詩寫出來，要反覆推敲，輾轉竟日，一點不能疏忽，「吟安一個字，拈斷數莖鬚」，誠非易事。一首好詩，能體現作者的人品風格，「太白做人飄逸，所以詩飄逸，子美做人沉着，所以詩亦沉着」(王維語)。這就說明李杜詩歌至今還在「領風騷」。

但嚴羽在《滄浪》卻批評，凡詩均以李杜為主，是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，托足權門，生就一雙勢利眼，也不是作詩的法門，此說與趙翼偶合。

可是現在的文壇新秀，真正有自己的「飄逸」或「沉着」風格的，並不很多，報紙網絡上走紅，並不見得能領風騷幾百年。「有怎麼樣的人，就有怎麼樣的思想。假如他們生來是庸俗的，那麼便是天才也會經由他們的靈魂而變得庸俗；而英雄扭斷鐵索時解放的呼聲，也等於替以後的幾代簽下了賣身契。」(羅曼·羅蘭《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》)這話真是值得深長思之。這麼一理解，有一些新的認識，即只有不斷進取，才能創新，才能造就出才人。但話說回來，這麼說說容易，躬行就難，倘「代聖賢立言」，就不能這樣看問題。現在仍然還有「桃花洞口，非漁郎可以問津」的單位，對人才的脫穎而出，絕少趙翼的見識。那就只有用趙翼的另一首詩奉送給他：「隻眼須憑自主張，紛紛藝苑漫離黃。矮人看戲何曾見，都是隨人說短長。」

詩裏說，矮子看戲，看不到台上演的啥，只能隨人議論，人云亦云。戲劇諺語裏有一句「內行看門道，外行看熱鬧」，七十二行，包括詩詞歌賦，也是如此，有看門道的內行，也有看熱鬧的外行。



詩詞偶拾

羅大佺

八月，參加任洪淵詩歌節

來到平樂古鎮的時候
天上的暴雨嘩啦啦下個不停
白沫江的浪花洶湧澎湃
浪花中，我看見
一位老人在揮毫寫詩
那是一位有父有母的孤兒
一生用品行和鄉愁
書寫着故鄉的土地

躲在平樂山脈的平樂古鎮
你用最樸實的泥土
哺育了無數的孩子
而詩人任洪淵
一定是你無數孩子中
最有才華
而又最愛您的那一位